

在移動中發現台灣的細緻與遼闊

# 閱讀自然 閱讀劉克襄

文／石芳瑜 圖／劉克襄提供

詩人、散文家、小說家、旅行者，同時也是自然生態觀察家；寫鳥、寫鯨魚、寫野狗、寫古道、寫小鎮，還寫蔬果，劉克襄看似紛雜的角色與寫作主題，其實都能歸結到一個源頭，那就是——對自然的愛。

從早期以賞鳥為起點的動物觀察，接著創作出充滿才情的動物小說《風鳥皮諾查》和《座頭鯨赫連麼麼》，並著手古道與自然誌的踏查，再轉向自然教學、生態旅遊和城鎮書寫，晚近則致力於野菜和蔬果的調查與知性描寫。能寫、能畫、能拍的劉克襄，其求新求變的創作風格，示範了自然書寫的各種可能。

今年3月，他更將10幾年前在住家附近對一群流浪狗六百多天的觀察，以日記體的方式重新反芻、潤寫，完成《野狗之丘》一書，細膩刻畫野狗的生活習性，描寫牠們之間顛沛流離、相濡以沫、勇敢求生，卻又令人心碎的故事。

至今多達30幾本的著作，除了向我們展現作家旺盛的創作力，其一面向前摸索，一面回溯的創作軌跡，也許正如劉克襄自己所說的：「一條路我不喜歡只走一次。」

## 作品中對動物的關懷

從1982年的《旅次札記》一書開始的賞鳥作品，劉克襄開啟了台灣自然寫作的風氣，也使得他擁有「鳥人」的封號。剛開始的他總是帶著望遠鏡、圖鑑、筆記本和詩集，走訪各個聚集旅鳥的驛站。這段時間的書寫，原是以



▲愛鳥的劉克襄畫出栩栩如生的風鳥。

「找尋自己」為出發點，藉賞鳥逃避世俗，獲取身心的平衡。但隨著賞鳥而來的，是對鳥類生活空間乃至整個生態環境的關心，而這份關心在他內心吹起了一陣大風，使他由一個孤獨背對社會的賞鳥者，轉身成為積極投入生態保護的社會運動者。兩年後的《旅鳥的驛站》便是這一階段的代表作。

在1985年的《隨鳥走天涯》中，劉克襄寫到：「我已不再是只會逃避一個惡質時代的賞鳥者，正在學習時時抗議。我的抗議也必須有證據，這個證據必須經過長期觀察與記錄，再完整的呈現出來。」於是劉克襄對自然生態的護衛並非喊口號，亦非投入保育團體進行第一線的抗議行動，他仍堅持以「觀察」為前提。劉克襄說：「當你在從事社會運動裡面遇到挫折的時候，就會想要尋求歷史。譬如關渡自然公園，我們呼籲了2、3年，發現它一直沒有下

►對劉克襄來說，隨地都是書寫與畫畫的題材。



文的時候，難免會有一點懊惱和自責，懊惱當初呼籲得這麼厲害，可是這個地方沒有成為公園，卻被破壞得愈來愈嚴重。對那些自己曾報導出來的地方，受到更大的破壞而感到自責。然而你發現背後有些官商利益的問題很複雜，使你無能為力，這時我所想到的就是去做自然研究的東西，把自己的學問基礎再做得更好，才有更好的立論，所以我有一陣子是朝這個方向前進的。」這樣的思考使得他開始自然志的書寫工作，1989年的《台灣鳥類研究開拓史》是劉克襄第一部的自然志作品，這項書寫更成為一項契機，開啟了日後一連串的踏查，培養了對自然、對歷史更寬闊的視野。之後的《深入陌生地》、《台灣舊路踏查記》、《福爾摩沙大旅行》等書，都是此類的作品。而此刻的劉克襄已紮紮實實地具備了博學者的內涵與質地。



▲濱蘿蔔是分布於台灣北部海岸的野生蘿蔔。

在完成若干動物志作品之後，劉克襄憑藉豐富的動

物知識，嘗試擬想動物的思想與生活，寫出了《風鳥皮諾查》和《座頭鯨赫連麼麼》兩部動人的小說。以動物為主角，擬人化的手法，正可以看出劉克襄對動物的深情。

而13年前便著手書寫，最近才結集出版的《野狗之丘》，也延續著劉克襄對動物的關懷。他表示，這些文章寫於垃圾不落地政策尚未實施，野狗尚能在城市邊緣的小山、荒地和垃圾場存活的時代。而今垃圾場消失了，捕殺流浪狗的現象卻不曾結束，人們對野狗的誤會依舊，野狗的生存權利越來越卑微。這使得他決心將過去這些的文章整理出來，希望能喚起大家對野狗生存空間的重視。

「13年前這些野狗的照片我還保留著呢，這





◀ 每畫一次，都是一段感情。（圖為正蕨）

持一種走入醫院育嬰房的心境。因為你正在觀察，一隻鳥在進行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。不僅要保持一個適當遠的距離。也不能破壞現場的任何枝莖、草葉。你唯一要做的是，或許是把自己裝扮得更難被成鳥發現；這是你對成鳥最大的尊敬。」劉克襄如是說。而當他觀察記錄那群野狗的生活時，也是抱著這樣的態度與心情。

對於「自然」，在一般人的觀念裡，總認為那是離開城市的地方。只有到海邊、山上，才能夠享受自然，可是從「小綠山系列」開始，劉克襄了解：他不可能離開這個都市，到鄉下地方或高山深處生活。所以，劉克襄認為，對他而言，自然應該就在城市裡面。在城市裡，打開窗子，你所面對的就是自然。於是在辦公室裡種花、養魚或是在家裡養一隻寵物，基本上都是自然的一部分。用這樣的方式去定義自然，自然的範圍就更寬廣了。

把對「自然」的觀念擴大到旅遊上，劉克襄的旅遊文學也展現不同的視野。他認為：「不需要飄洋過海、也不用古老的歷史來炫耀或憑弔，只要在台灣這個美麗的島嶼上，做一些短距離的移動，就可能會發現台灣的細緻與遼闊。」

### 劉克襄的日常生活

如今，劉克襄的孩子已經長大了，之前，隨著孩子的成長，他曾帶領小朋友從事自然教學的工作。至今，每個星期天，他仍固定進行

登山、踏青的活動。而晚近他觀察的對象除了動物，更擴及到野菜蔬果。去年出版的《失落的蔬果》收錄的便是他這7、8年來晃蕩於小鎮、郊山，以及平時逛菜市場，對蔬果的接觸與品嘗的經驗。

《失落的蔬果》裡面的素描，皆是劉克襄的作品，問他：為何不用拍照的方式？他說，將這些蔬菜畫過一次，自然會比較有感情，而讀者面對一幅黑白素描所產生的想像，也好過看一張照片。看來劉克襄的詩人本質，似乎未曾失落。

「畫完之後呢？」我問。「炒掉、吃掉啊！」他倒是回答得乾淨俐落。

我又問他，畫一幅素描要多久？他說：大約兩個鐘頭。



▲ 生長於荒山草地的雞屎藤，不僅小巧可愛，亦可入藥。

▶ 劉克襄開啟了台灣自然寫作的風氣。



結束訪問時，我們順路走了一小段萬華的街道，經過一家舊式的雜貨店，裡面擺滿了五穀雜糧及香菇等乾貨，他告訴我他常來這裡挖寶，看著這許多叫不出名字的食材，身為主婦的我，實在抬不起頭來。可惜沒有野狗經過，否則這短暫的行程想必更加精采。📍

## 劉克襄小檔案

**劉**克襄，1957年生，台中縣烏日鄉人，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中心副主任。詩人、自然觀察作家。年輕時以鳥類生態為散文題材，開啟台灣自然寫作風氣。在多年的散文創作過程裡，不斷嘗試各種自然寫作文體和題材的試驗，大至地理文史的論述，小及昆蟲花草的研究，都曾潛心著墨。近年來創作主題則以生態旅遊，古道探查，以及野菜蔬果為主。曾出版詩集、散文、小說和自然旅行指南等著作30餘部；並獲中國時報新詩推薦獎、台灣詩獎、吳三連獎、台灣自然保育獎等。